



海 天 詩 叢
王 葛 著

雨 天 的 詩

目 錄

雨天的詩(序詩).....	1
荷露.....	2
汜濫.....	3
誘惑.....	4
彷徨.....	5
送客.....	6
暮雨.....	7
流螢.....	8
水霧.....	9
白鳥.....	10
雲流.....	11
輓歌.....	12
歸宿.....	13
霧景.....	14
萌芽.....	15
流波.....	16
泥濘.....	18
噩夢.....	19
踱步.....	20
鷄聲.....	21
倒樹.....	22
隕星.....	23
蛙鳴.....	24
水災.....	25
耘田.....	26

烏鴉.....	27
乞者.....	28
圖意.....	29
夜雨.....	30
擱淺.....	31
潰果.....	32
心意.....	33
屐印.....	34
揮塵.....	35
三月之暮.....	36
逝水.....	37
晨.....	38
羨魚.....	39
獨倚.....	40
夜泛.....	41
網.....	42
欄外的月光.....	43
燈.....	44
季雨.....	45
懷念.....	46
初汜.....	47
墳.....	48
晨星.....	49
黎明.....	50
潮漲.....	51
蘚苔.....	52
後記.....	

雨 天 的 詩（序詩）

我是那壯麗的青山，
雨後會飄起白色的煙靄！
且休閒連日纏綿的雨水，
把園囿染得多綠，
花棚上新添蕾苞幾許？
單瞧這滿山昇冒的輕煙
乘風飄移如行雲就足夠使你樂！
猶憶那古代巫山的傳說麼？
但我理想中的神女呢？神女呢？

你說你是來自一個花草鮮嬌，林樹蔭麗的山崗底國土嗎？
你說你家鄉底花草林崗，斷橋溪澗都不足以誇示於人嗎？
但你筆下含有煙雲，
你底姿態像白雲一般的瀟灑是無疑的。
爲我吟唱一支白雲之歌吧！
我愛聆聽那配有幽谷林丘
且又滲上一泓活水的曲子。

荷 露

我在清晨的荷葉上
拾着一顆露珠，
晶圓的晶圓的露珠。
從這顆露珠我看見
歡欣在踊舞。

儘管林木蕭條，
滿園花草凋枯，
綠水池中積染泥污；
但因有了這顆露珠，
悲哀都減輕了荷負。

荷葉上盛着露珠，
荷葉上盛着露珠，
這是誰底意旨？
螻蟻把它當作水湖，
枯竭的心泉須要潤滋

白雲流過，星月移過，
世態浮華在珠面掠過。
但我知道這只是一顆珠，
它會撼顛在風來時，
且會無聲墜入泥土。

汜 濫

門前三顆椰子綠晶晶，
像三顆並排的星；
照亮夢中道路，
夜晚梢頭有寒風踟躕。

十月的雨水是多麼豐滿！
像詩人底思潮在汜濫浩涵。
什麼時候海上飄滿白帆，
在蔚藍的天水間格外明朗？

颯颯的，颯颯的雨洒橡梢，
你底聲音多像河流在歡笑！
匍匐於尼加拉瀑布之濱，
我有水底歡悅與輕盈。

沿着長葉柄，雨水把椰子淋濯，
像三顆星之影在河上漂泊。
可哀的是潔白的雨水洒落人間，
便混淆得泥濁濁如泥濁的溪澗。

誘 惑

予在潤濕泥徑，
我知道驟雨初晴。

碩大的木瓜葉盛滿水珠，
我欣賞晨昏盪洗的適舒。

梢頭的瓜實有花蛇底誘惑，
夏娃嘗試禁果並沒有罪過。

雨後的遠天是一片凝藍，
凝寂有如我心湖底浩涵。

誰復引起一縷輕烟在林間裊娜？
像一股暗流激發起無數的微波。

彷徨

夕陽底流波
氾濫在疲憊的林薄。
抖顫的木葉，蕭蕭，
像悲哀的艇槳
在黑去的江上低搖。

夜底流浪者，
你待往何方？

黃昏星早已逝歛，
上弦月尚未引燃，
河畔野叢間
閃爍着螢火點點；
照不清路徑，
徒使人迷津。

夜底流浪者，
你待往何方？

深更裏露重草濕，
巨大的鐵橋不勝寒。
道路斷人跡，長！
河水傍岸流，緩。

街燈蒼白，

人影孤單。

夜底流浪者，

你待往何方？

送 客

橋梁是路底關鍵，
橋南橋北靠了它
才能伸延。

十月的雨水
開始纏綿，
那是送行人底淚眼。

昨夜看見牽牛藤
從橋端東渡到橋端西；
又能渡往那裏？

鷹在橋頭頂盤旋。
安得有羽翼把我提起，
去第二座橋頭待你！

暮 雨

天已經黑暗下來了。

我倚立在窗前；

沒想扭亮電燈。

窗外正下着雨。

聽雨聲輕敲着瓜葉，

像隱隱萬里外的回聲。

太陽雖早已西沉，

迴光却猶未收斂。

在黑幕下它像透明的湖，

照亮了這夜底森林，

喚醒了羽翼底睡眠，

不管寒風微雨，向前進行。

流 螢

掙引一籬綠藤

像幃幔，

沙地上

枝影零亂。

長長的，長長的，

幽谷夢，

忘掉了

廟宇底禱鐘。

是誰，在月下

撫弄短笛？

河灘上

積沙如雪！

流螢，流螢！

滿天亂墜的星：

紅燈碼頭上

離人底眼睛。

水 霧

是誰底夢，
在黑暗的河上
輕輕地挪動？

什麼樣的夢！
負載着
憂鬱的沉重。

潮起，
潮退；
橋下水
你可是昨夜的逝水？

煙籠寒水，
月迷沙渚；
我還用再說
你底眼睛像霧，
像深深的
深深的十月霧？

白 鳥

希望之列
在天際翱翔！
像十隻足尖
在法蘭絨上舞點；
像十片白帆
在海之波上翩跹。

白色徵象純潔，
藍色遙遠
搏動着十隻羽槳
在天際翱翔；
翱翔到水雲之鄉。

誰教你飛來
投入我底夢湖？
讓我認識了
自己底豐姿。
告訴我：那一隻，
你底希望是那一隻？

雲 流

星藍的夜，月白的夜，
夜夜有白雲流過；
像瑩潔的山中水，
濯漱心靈底污穢。

你夜空底下的椰梢葉，
你底葉尖與雲流銜接，
你儘颯颯地，颯颯地
有什麼秘密宣洩？

北國底積雪融了，
峯巒有烟靄飄起；
南國山城底雨季，
晨昏有霧陣迷離。

你夜空底下的椰梢葉，
昨夜夢見你化爲木船，
白雲飄來搭成白絹帆，
載我儘往那水雲之鄉。

輓 歌

生命是殘陽底光波，
在崎嶇之道上
曾經煊赫飽和，
然後逐漸歛縮，
逐漸疲弱，
像年老的星辰，
像早開的花朵；
餘下一絲蒼白的
喘息，在黑暗
病苦的天際遊蠖。

逝去呵！逝去呵！
大地奏起輓歌，
林樹岸草
洒遍了淚顆。
千呼百喚都沒用，
只遺下一閃光影，
烙印在人們底
記憶之河。

歸 宿

園地已荒蕪，
滿溢的河道
亦行將乾涸；
乾涸在多雨的
十月底節季？
朋友，你別驚奇。

顛倒了一棵巨樹。
像一切生命底歸宿：
有用的枝幹
被人們搬去，
無用的根柢
積滿誹謗的污泥。

那嫵媚多姿的
流水呢？流水呢？
平疇上開滿花樹，
流水已改換道路。
風雨中枯藤泥窩，
訴說着世態冷落。

霧 景

十月的山霧乳樣濃，
大地加添一份沉重。

白髮邛杖獨自蹣跚，
眼前霧景使他徬徨。

洒一掬眼淚在徑上，
欲聽取珠碎的聲浪。

徑上開滿紅花白花，
像一陣含淚的笑譁。

笑聲中遺失了自己，
霧林外有牡鷄長啼。

萌 芽

剪着手，獨自在玫瑰花
與茉莉花雨下彳亍。

什麼時候，這片園地
變成了詩底國土？

徑上覆滿落葉和珠露，
狂風來時芭蕉會起舞。

剪着手，獨自在玫瑰花
與茉莉花雨下彳亍。

什麼時候，這片園地
變成了詩底國土？

我是那春天的萌芽，
它須要水露底潤滋。

流 波

時光底洪濤
又傾注在林野田疇，
像一根斷梗
我開始飄浮。
顫撼的密葉柔枝
交織成心底微波，
嘩嘩的濤聲使我
又震悸，又歡歌！

呵！你別向我誇豪
你是時光底狂飲者。
你傾乾了杯，
又一杯，還矜持
搖頭強說你
沒醉倒！沒醉倒！

而今，時光底河道
在林外氾濫，
你却頹唐
似無助的椰幹，
搓着手掌，空自嗟嘆。

聽濤聲已漸流漸遠。

聽那遠去的濤聲呵：

那一陣誘惑！

那一陣誘惑！

我欲化爲黑鳥，

無聲追逐

那逝去的流波！



泥 濘

拖着膠底鞋，
我在道路底琴弦上
撥起怯弱的柔音。

酣睡的大地未清醒，
天邊散綴着晨星：
像一串舊日的謊言
曾經使我松惺，
曾經使我松惺！

拖着膠底鞋，
我獨自彳亍在，
彳亍在大地底清晨。

舊的橋柱在水裏腐朽，
新的蠔貝逐年延生。
十月的河潮夜夜汨濫，
像我心頭的灘岸，
它有太重的泥濘。

噩 夢

我爲你撫弄一闕清音
你可樂於諦聽？
今夜月色大放明，
草原上一片謐靜。

豐美的水草
吐放裊裊的幽芳，
在溪流底孕育下
它們智慧又善良。

昨夜的噩夢已逝過：
那裂竹的顫聲，
那讒饒的鴉陣，
那一羣狼奔豕竄；
呵，呵，這些傻貨
串成了一首夢歌。

塞翁失馬，
却尋到一條船。
溯着夜底溪流，
他要遊遍
這恬適的草原。

踱 步

天空一片凝藍。

踱步在

碎石鋪砌的道上。

膠林是閒適的老丈，

清風白雲

掠過他底胸膛。

沒有風，

相思子也儘自墜落，

把秘密深埋於草叢。

斜陽疲弱，

還牽掛着一抹殘光。

遠處有倦歸的鳴羊。

鷄 聲

從黑夜輾轉到天明，
爲諦聽晨來第一陣鷄聲。
鷄聲是遠方司晨的號警，
把睡夢的大地催醒。

昨夜三更裏風雨斷續，
把夢底翅翼淋濕：
越不過山道嶇崎，
像寒虫在牆腳悲泣。

鷄聲是遠方司晨的號警，
把睡夢的大地催醒。
那夜底氣與色逐漸褪盡，
大地已開始在翻身。

殘星在天際匍匐，
露珠把林徑染濕；
但我要推開木窗，
在晨底草原躍盪。

倒 樹

前途有沼地斷阻，
我怎樣選擇徑路？

假如我是一條泥蚯蚓，
我可以在泥漿裏穿行；

假如我是一隻水青蛙，
我可以在水泥中游划。

如果你是一棵巨樹，
肯卧下爲行人鋪路？

昨夜有椰叢猝然傾倒，
茅屋裏人家搶天號咷。

隕 星

十月的雨水太嚴寒，
淡茶詩卷不能禦抗。
供一隻蘋果在案上，
遂有醉人的幽香。
凝青的太空深難測，
落霞撕裂了裙褶。

昨夜又是滿天星。
朋友你別老想
它們是露水晶瑩
鋪撒在十月的林徑，
更不是夜遊的螢羣
在多霧的江上低吟；

告訴你，它們
都是火團熠耀，
大量地消耗
思想底燃料。
夜來天河又激起駭波，
我知道那是隕星搖落。

蛙 鳴

一夜蛙鳴催白頭。

憂鬱之長河

黯啞了歌喉。

枕上的雨聲

像無數生命底伸訴，

夢裏的風聲似樂聲

在哀譜上狂舞，

而誰，又搖撼那辛酸之樹

把靈魂底翅翼打濕？

我知道屋前屋後

今夜又瀟滿泥濘，

挪動着一堆生命

在哀訴那世態不平。

風啊，雨啊，風啊！

從黑夜，到天明。

水 災

又是豪雨！

雨水老這麼纏綿！

古老的歷史重新烤貝，

洪水之恐懼再度公演。

漫溢的地面，

水點敲破水泡，

又激起水泡晶圓。

窪地的居民

夜夜驚顫夢魘，

又讓新的夢魘熬煎。

高樓上有女人倚窗，

撫弄着纖麗的指尖，

陰翳的天氣使她

疲弱又散懶。

瑩澈的眼睛如

盈盈的十月水，

水中自有彩色雲霞

與淡遠的山。

但女人不知

窪地的居民恐懼雨水

更不知雨水

長使他們彷徨！

耘 田

十月的陽光正炎朗，
遠山給披上一褶輕紗煙。
它們像一列屏障，
環抱着南吉打萬頃良田。

田面上棄滿殘莖斷梗，
這裏那裏露出一角水天；
白鳥在水上低飛，
雲流飄過像一陣煙。

下半身浸淫在泥水裏，
農人們揮動着短柄鏟。
他們把棄物堆集成畦，
待下季播種時可肥田。

至於倦了的便蹲在塍邊，
尖的笠帽壓着縮的肩，
像一匹水禽閉上雙眼，
且偷他半日清閒。

烏 鴉

向彩色繽紛的晚霞
拋擲連串謊語，
晚霞因而越發多姿，
但你却何所獲取？

去，去那淺水灘畔，
啄食腐爛的腑臟；
然後臨水起舞，
好欣賞自己底豐姿。

看夕陽下水波盪成金，
夜月裏溪澗變成流銀；
成日價自我陶醉，
說你已掘拾到幸運。

明天，你將振翼迎迓
那富麗的朝霞。
朝霞因而越發多姿，
但你却何所獲取？

乞 者

誰教你爬上椰樹梢，
摔斷了脊骨腰？
誰教你飛上碧雲霄，
空把翅兒折掉？
落得像受傷的蝦蟆，
在水濱被魚羣嘲笑。

耳目已昏耄，
那天邊的晚霞
並不是波濤；
但求一碗溫飽，
莫搖動幻想底征掉。
這一次再不慎失足，
尸骸可無處尋撈。

傾圮了一座山，
你會真情哀咷，
路人唾你一口痰，
你却假意狂笑。
你就是這麼一匹蝦蟆，
整日裏在水濱隅躍跳。

圖 意

——一幅風景圖——

拉上綠紗簾，
思維在白壁上徜徉。
夢中也有一泓山水，
傾瀉於心底溪澗。

億萬年前的諾言
還未曾實踐，
天外羣山都深埋
縹緲雲霧間。

不洩起征帆
去烟波上飄盪，
難道想結廬於
紅花綠樹鄉？

猛記省窗外
正飄着纖纖雨，
列車驅過洞橋，
掩不住一片空虛。

夜 雨

昨夜風雨侵階石

欲斷還續。

雨絲織成悵愁，

任情感之手挑逗。

情感是庭前池塘，

今夜又報漲滿。

誰復搖落一枚墜果，

激起無數漪波？

塘畔老樹早不抽柯，

年年却有新鳥築窩。

那舊日的鳥呢鳥呢？

夕陽水隅人影跼蹐。

呵！昨夜風雨侵階石，

欲斷還續。

雨絲織成悵愁，

任情感之手挑逗。

擱淺

晚風在簷角唸哨，
屋上有瓦片蹈跳，
我知道鄰屋花貓
又出門尋歡去了。

月光燈顯得昏黃，
架上書籍在旋轉，
誰呵拍着冷的翅
在窗外低低呼喚？

夜晚的街道是長河，
滿溢飽漲，澄清了
白日底紛囂與坎坷，
流向那天藍的海波。

我是一條負重的船，
擱淺在齷齪的灘畔：
呵，我和我底陋房，
以及那破碎的征帆！

潰 果

水果店裏的水果
在槽盤裏腐爛。
我聞到陣陣
窒息的悲傷。

綠的蘋果，紅的橙柑，
錐的沙梨和尖的橄欖；
擺飾得五顏六色，
誇耀在一角市場。

但我發現一些水果
在槽盤裏腐爛，
我聞到陣陣
窒息的悲傷。

爲什麼不把它檢去，
聽害虫恣意沾染？
那潰爛的果汁不再芬芳，
而是葡萄一般的酸。

心 意

多謝水畔蝦蟆底號咁，
讓我看清前頭的路道。

假如不是踏到瓜皮，
我怎知僵蛇底心意？

可憐種瓜的笨漢，
甘心替饞讒揮汗！

凍僵的蛇一旦得到溫暖，
變成未熄的仇恨底火炭。

多謝水畔蝦蟆底號咁，
讓我看清前頭的路道。

假如不是踏到瓜皮，
我怎知僵蛇底心意？

屐 印

聽火車拖走了一床黎明，
門外遂有羞怯的步履聲。

誰來挑破這塵封的夢境？
消黯的銅環早懶得翻身。

十月的陣雨已靠近尾音，
砭骨的寒風會踵接來臨。

儘管晚天的彩霞紅似錦，
入定的古蛛撩不起歡欣。

門前那片泥濘會乾涸麼？
爛濕的心田踐滿碎屐印。

揮 塵

讓我把它揮淨吧，
台几上封滿了塵埃。

誰要把手指揮動，
準會驚破那深深的，
深深的塵夢。

幾根遊絲，
幾片枯乾的羽翼，
加重了這一片岑寂。

你說，這就是你底秘密？
而且，不想翻掘，
在時光裏聽其窒息？

讓我把它揮淨吧，
這些塵埃，
這些生命底蘚苔！

供一瓶花枝與清水，
看几上春天結苞蕾。

三月之暮

平原上有列車馳過，
寂寞的長空下
開放了寂寞的花朵。

誰底意境，
誰底構圖，
平添薄暮底踟躕？

而我確曾彷徨
在青草蒼蔚的曠場，
低窪處有溪流吟唱。

不會忘情，
那寧靜透明
微溫如夢的三月天！

歸鳥在頭上掠過，
轉瞬化入遠山，
更不許你端詳。

逝 水

我獨坐在綠草如茵的溪畔，
聽溪水流走我底快樂欣歡。

醉人的鮮花開遍這寂寞的山原，
但悲哀的晚霞使它們失去嬌妍。

儘管溪床上舖滿壘壘岩石，
阻擋不住嘩嘩流水底奔逝。

鴉翼，你雖疲累地越過山脊，
我還要你加重我底一份憂鬱。

黎明之前願你飛到東海，
卸下了我底憂鬱和悲哀。

我要在這兒等待那流逝的欣歡，
在黑夜來到之前激起巨浪如山。

晨

晨霧溼沐的草原
是柔軟的床，
含露的鮮花像一羣童稚
在歡欣欣地躍盪。

那第一朵出岫的白雲
有你瀟灑的豐姿，
遠山萬樹
隱藏着我底深思。

湖上有一片波光，
那霞之花已經開放，
鴉陣划動羽槳，
在絢爛的空際遊盪。

你枯萎了半柯的岸樹，
在晨光裏顯得潤滋；
但你飽吸一夜水露，
爲什還不發芽，抽枝？

羨 魚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橋上這許多遊人，

都辜負了

旖旎的風光，

窄隘的胸膛

塞滿了

貪婪的慾望：

他們一無所睹，

只是倚着橋欄，

倚着橋欄！

遊人倚着橋柱，

熱視水中遊魚：

一條黑脊的過去了。

一條花斑的過去了。

——網！

——網！

遊人底心中

交織着

捕捉的慾望。

獨 倚

獨自憑倚在
夜底橋頭，
我有縷縷思緒
向流水訴投。

橋下凝凍着
一片寧靜的水，
言語成了累贅；
除了這麼默默相對。

但在橋底另一端，
兩個粗俗的笨漢
却在滔滔不絕地
互誇過去的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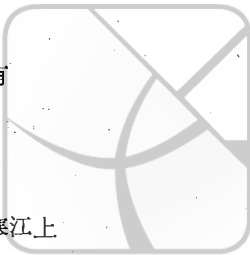
汽車馳過像一陣風，
激起了騷擾的灰塵：
毀了這夜晚底謐靜，
毀了這橋上的安寧。

夜 泛

水上晚風
吻偎着我
雙臂如霜，
划動小船，
划動小船。
在汀渚之間徐徬。

滿林橡綠
都脫落盡，
岩罅葉谷中有
蜥蜴搜索，
蚓蠍淒吟。

在這孤僻的寒江上
月也瘦損，
潮也忡悵。
問你為何留連，
為何留連
這一隻悲傷？



網

湖水低回，
晨光熹微，
誰在遠方
輕輕拍水？

霧迷草原，
霧迷遠山，
霧交織着
夢底圖案。

不要搖動
紅色的光，
水濱湖畔
有人彷徨！

披開漁網，
撒下漁網，
我嚮往於
希望一閃。

欄外的月光

欄外的月光，
又偷偷爬上我底床。
像一羣銀色的蝶翅，
停佇在夢底紗帳。

像朵朵白色的花，
編成一條白色的邊緣，
裝飾着你熟睡的臉。

像片片白色的帆，
翩翩在藍色的海上，
如一羣蝶翅翩翩。

如一羣銀色的蝶翅，
它翩翩撲上我底床，
停佇在夢底紗帳：
那欄外的月光。

燈

——元夜登吉輦橋

今夜月色如霜，
鐵橋增添一份嚴寒。
多少歲月，多少悲歡
在這橋下流過，
從古老的獨木橋
到鋼架的大鐵橋！

那濱岸的亞答叢依舊蒼茂，
潺湲的吉輦河有沉重憂傷。
不去關仔角畔參加汽車遊行。
却想在這冷寂的水隅等花燈？

我底心頭是一片漆黑！
我早已失去明亮的燈！

我底燈
早已替你飾掛在
你底窗上，
夜夜爲你照亮
那綠色的紗帘。

季 雨

季雨像守信的友人，
又來敲叩你的門窗。

那白色的沙和綠色的樹，
封鎖着盈盈的一江碧水；
那陰霾的天與迷濛的山；
呵！那熟悉的凜冽的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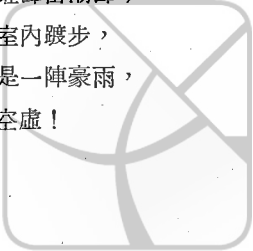
明朝不要太遲起身，
可來共賞江面籠烟。



懷 念

懷念逐漸遠去的
海底濤聲。
那山光與水色
像一面鏡子，
照亮了我底思路。

呵！權把林濤當海濤，
且將蛙聲當潮聲；
我在室內踱步，
室外是一陣豪雨，
一片空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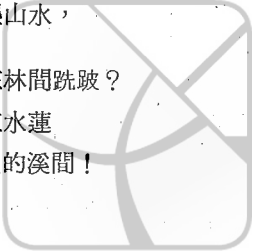
初 汜

當潦水浸綠林邊溪草
也浸綠我底記憶。

替我鬆解繫船纜，
我又要划動我底侶伴
在初汜的潦水上遊盪。

水面上撒滿枝痕葉影
且把它當作潑墨山水，

昨夜深更裏誰在林間跣跛？
爲尋拾一枝野紅水蓮
綻開在六月微溫的溪間！



墳

（有誰見過那些舊老的市鎮麼？）

你只要站在高處眺望，你便可以看見那些屋脊是建築得多麼密湊與緊張；那凸起的，尖錐形的屋角，一個接着一個地追逐着，奔跑着。

你只要向它們多看一眼，你就會禁不住嘆息了。）

思維在屋角迷失了路，
我想起那悲涼的墓場。
陟的山徑，酷熱的日，
更沉重的是悲傷的心情。

悠悠地悲泣，
一個老嫗伏在墓旁。
新立的碑石，赤禿的墳頭；
老嫗在痛哭她底命運。

呵，我想起母親就夠多心疚！
岡然兀立在墳前，
綠漆的碑字與紅漆的碑字，
我想起母親底沈疴與失望。

撫摸着母親底碑銘，
一時覺得異常空虛！
脚下踏着三尺黃泥，
距離竟是那麼遠邃！

晨 星

又見到你，
孤獨的晨星！

在黎明將至之前，
羣星，走完了
一夜路程以後
都相續休歇去了。
而你還踽踽獨行，
在那遼濶的天邊。

是怕早起趕路的旅人
迷失途津嗎？
抑要等待光明來臨後
才把責任交卸？

在暗黑中摩索的旅人，
對於每一顆光明，
他們是多麼地珍惜。
在天未破曉之前
大地
是多麼地深沉。

呵！孤獨的晨星
你真是一顆
偉大的星星！

黎明

牡雞啼過一遍，十遍，

遠處有犬吠遙應，

林木苦守緘默，

天星得意揚威；

大地是那般地悶寂！

牡雞不住地鳴啼；

列車，像一道山洪，

忽由林裏滾起。

山頭出現了一道微光，

天邊有幾片魚鱗沉浮。

是一個光明底誕生呀！

夜靄是苦悶的幃幙，

不知何時？已經巧妙地揭移；

天星顯得蒼白衰疲，

早將燦爛的光芒藏斂。

一個光明在長生了！

夜裏的潛伏者，夜裏的生命

還能夠延息嗎？

黑鳥曳開倦翅，

悄然向更深的林子投去。

潮 漲

——見攝影作品有感

水浪已開始升漲，

推動偃斜的木船；

孩子牽住索纜：

——爸，出海撒網？

——爸，出海撒網！

一桶水沙，

一根泥匙和鏟耙。

在海灘上築家，

在海灘上築家，

飾以貝螺與鮮花。

但是水浪倏地侵犯，

傾圮了童稚的希望：

貝螺深埋水底，

鮮花隨波飄盪；

沙面上塗滿了嗟嘆！

遠處椰林如畫，

天邊白雲招喚，

孩子牽住索纜：

——爸，幫你推船？

——爸，幫你推船！

蘚 苔

我告訴你，讓我告訴你，

蘚苔又綠遍了池底。

這不過是一個解釋：

南方的陽光是多麼豐足！

集落葉可以成丘，

導枝頭露水可以成流；

誰說蘚苔不能夠建造

一座水底的花園？

安得有一羣熱帶魚：

天使魚、孔雀魚、鳳梨魚：

讓這些富麗多姿的案圖，

織構成一座彩虹的園圃。

我底心，有陽光溫暖，

足以滋長一座熱帶林莽。

可是也要有水，一杯水，

才能培育生命底蒼萃！

後 記

這個集子共收詩五十首。它們大部份是在一九五五年和五六年間寫成的。當然，這裏頭也有一些較早和較晚的作品；由於風格相近，我把它們歸成一集。

我給這個集子取名爲「雨天的詩」，因爲它們多數是在十月前後因感而作的。而十月，如所週知，在馬來亞的西海岸，它是一個雨水纏綿的季節。

在我底作品裏，雨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我底家鄉，我底家面對着一座大山，它本身就是一部氣魄雄渾，詞藻富麗的詩集。你只要儘眺着那雲影，那丘壑，那暮靄，那鴉陣，你就足夠樂了。至於在雨天，那撼人的風濤，那繚繞的行雲，它們更是氣象萬千，多彩多姿！

序詩「雨天的詩」是二十年前的作品，我把它冠於集首，一方面是紀念幼時對家鄉底那一份感情，另一方面是我特別喜愛它底音調鏘鏗與風格清新。

最後，我要深深向慧適兄致謝。由於他底鼓勵和奔走，「雨天的詩」才能夠與諸位見面。

在許多年以前，我就想出版兩本散文，一本小說，三本詩集

第一本散文集「路上」在一九六〇年星洲青年書局出版。它被列入「新馬文叢」，使我深感榮幸，同時，謹向李汝淋兄致謝！

第二本散文集取名「落葉集」，應香港一家出版社底函約，

由郵付梓。可是黃葉變成黃鶴，一去杳無音訊。雖曾數度去信詢問，對方總是置之不理。我懷疑這位出版家也許發現我底作品超出水準，因而把黃葉改裝為黃魚，在香港市場待價而沽吧！要是我底猜測不錯，我倒要為我底「落葉集」慶賀了！

對於這一位出版經紀，我想我也應該向他致謝的。



印 翻 究 權 版 有

詩 天 的 雨

著 者：王 葛
出 版：海天出版社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發 行：海天書局
260, Jalan Tunku Ibrahim,
Kulim, Kedah.
印 刷：康華印務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No.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 價：馬幣七角正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初 版